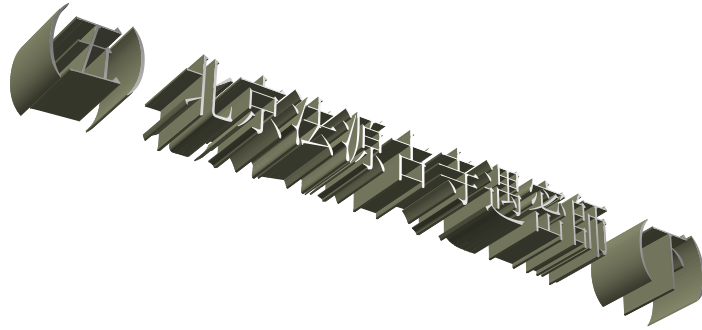


# 生命之旅



宏毅居士

臨終告我未來事，  
如夢初醒且方知；  
遇知時至脫苦海，  
葉落歸根峨眉山。

（接四期）當中國佛學院的司機開車把我和印空老法師以及知客師能行法師送到北京友誼醫院急診時，已近黃昏，為搶救印空老法師，我心急如焚，我把印老輕放在病床上，便飛奔去掛號及辦理住院手續。

當印空老法師安心的躺在住院部的病床上時，我才放心的向他告別返院，這時，他突然坐起來一把抓住我的手，我驚訝萬分的看著病危的老法師怎麼一下子坐起來了，我趕快扶著他，他用慈祥、懇切的眼光看著我，並說道：“你送我回家！”我驚奇的睜大眼睛說道：“師父，我們剛送您到醫院，我怎麼敢把您又送回去呢？”這時，他更加緊緊的握住我的手，懇切而認真的說道：“你答應我，送我回家。”我此時左右為難，不知道老法師說的家在何處？但我轉念一想，出家人的家就是極樂世界，因此，我立刻答道：“師父，您放心，我一定送您回家。”他聽了我的回答，像一塊大石落地。接著更奇妙的是，他開始和我談心，首先他一語道破我在佛學院解不開的迷團，以及曾經在我身上發生過的事，以及未來將要發生的事，我像小孩一樣，傻傻的聽著，呆呆的想，原來在我眼前的還是一位能知過去和未來的得道高僧，後悔自己平時沒去多多請教佛法。離開時，我再次回頭看見老法師兩行眼淚流了出來。

回到中國佛學院後，進入緊張的本科畢業考試。第三天早晨四點五十分，突然有人叫我去教務處接電話。我心想，從來沒有人給我打過電話，大概是搞錯了吧，但我還是飛奔而去，我剛拿起電話對方就急著說：“你是宏毅師傅嗎？”我說是的。他接著說，我是友誼醫院的醫生，印空老法師已經往生了。

他往生之前坐在病床上告訴我們說：“他要往生了，要求我們不要動他的身體。”我們告訴他：“醫院規定人一死就推去太平間。”但他再三強調說：“我是出家人，我唯一的要求就是，我往生後，不要動我的身體。請您們打電話去找中國佛學院的宏毅法師，他叫你們怎麼做，你們就怎麼做。”我們親眼看到他盤腿坐在病床上一動不動，當我們用手去探他的鼻氣時，發現他真的沒呼吸了。所以趕快打電話給你，請問我們該怎麼辦？我告訴醫生，老法師是佛門高僧，他已用“破瓦法”的方式從頭頂往生了。你們不要動他，等我做完早課，過完堂（齋堂），會在八點鐘過來。醫生又說：“病房還有五個人怎麼辦？”我補充說：“你就告訴其他五個病人，說老法師在打坐。”

早上八點，我和法源寺知客師能行法師，以及我的同學一行八人為到北京友誼醫院，我親自為老法師換衣服，這是我有生以來第一次觸摸往生者的身體，他的身體是那麼柔軟。把他推到太平間後，我們為他舉行了超度法會，回向時，我把念佛功德回向給所有在太平間的亡者。

回到佛學院，我把老法師房裏的所有法寶及物品都進行了義賣，同學們都建議我把老法師長年都掛在身上的密蠟念珠歸為己有，但我為了籌錢為老法師辦超度法會，我連一支鉛筆都沒留下，我認為，心中擁有老法師，比什麼都重要。

七天後，印老的遺體要運往北京八寶山火化。這時，法源寺的正明師父過來對我說，他是印老的徒弟，要和我一起抬印老的法體送去八寶山。我對他說：“印老臨終前已告訴醫生，除了我，不讓別人碰他。”正明法師不相信，我只好與他一起把印老的法體抬上靈車，往八寶山而去。我們各坐一邊，不到三分鐘，正明法師感到惡心、頭痛，他要求和我換位子，我立刻和他交換。他還是頭痛、惡心，我們又交換位子。到八寶山，車剛停下，他就苦不堪言的跑到路邊去嘔吐不停。我只好一個人推著印老的法體，往中國佛學院為印老準備的追悼法會場走去，此時，我感覺到這輛推著印老的車在高低不平的上坡路上卻輕如鴻毛，我再次覺得不可思議。

印老的骨灰只能在八寶山存放三年。我本科畢業考入研究生班，正好要再讀三年。轉瞬就是最後一學期了，我擔心印老的骨灰到期不領，就會被丟掉，我主動去找正明法師商量，希望能存放在廟裏的骨灰塔裏。正明法師知道我的來意後說：“宏毅法師，放在廟裏的骨灰塔要陸千元人民幣，我們到八達嶺找一個地方挖個洞放進去，不用花一分錢，你看好不好？”我聽後嚇出一身冷汗，我急忙對他說：“謝謝您！我會自己想辦法。”

最後一學期，是最緊張的學期，不但要完成論文，還要論文答辯。為了提前

把印老的骨灰請回來，我請求佛學院辦公室同意，去八寶山取回了印老的骨灰，我用紅布包好，恭奉在我房裏的書架頂上，同學們一進我房間就會問那是什麼？我說是經書。因為書架上還供有佛像，我早、晚都要禮拜。就在此時，美國萬佛城法界大學發來了邀請信，希望我去那裏深造，因我發過誓，佛法不分國界，要普渡天下蒼生。一個農曆十五的早晨，我去美國領事館獲得了簽證。

論文答辯通過了，終於畢業了，同學們也陸續離開了佛學院，我跪在佛前，捧著印老的骨灰盒，想著印老臨終前的囑咐，你送我回家。我知道，印老早已往生佛國，但留下的骨灰，也應給後人作個紀念，故此，我想到了山青水秀的峨眉山。

離開北京去峨眉山的那天早上，天上下著大雨，我沒帶任何行李，只是用人造革的書包，裝著用紅布包著的骨灰盒，登上了列車，然後把包放在頭頂的架上，不時留意。火車一到成都，我又搭乘汽車直奔峨眉山。到峨眉山時已是傍晚，雨過天晴一片昂然。我見過知客後，請求拜見方丈寬明老法師，我向寬老說明來意，請求他們為印空長老建座骨灰塔。寬老婉拒說：“只有峨眉山的住持圓寂，才能在峨眉山建塔。”我再三懇求下，他慈悲的笑著說：“我今晚就召開僧眾大會來表決。”結果獲得了全體僧眾的贊同，他們都認為：一個佛學院的學僧，能把素不相識的印空長老當成自己的恩師為孝順、照顧、供奉，精神可佳，值得讚揚和提倡。

每當我回到四川時，總要去峨眉山叩拜印空長老，他是一位真正的修行者，密宗的一代宗師，他的修行點滴，將永遠銘刻我心。